

东吴名家·鲁敏

资本与情义碰撞缠绕的经济叙事

——关于鲁敏长篇小说《此时此刻》

王春林

摘要：鲁敏长篇小说《此时此刻》聚焦表现近四五年间的故事，是一部有着极强当下感的小说，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创作中少有的经济叙事作品。借助对经济领域的敏锐挖掘和呈现，小说深度呼应了改革开放以降的社会图景和时代脉搏，创造性地重构了经济社会中资本与人间情义的关系。在整部小说的叙事中，经济不只是背景，更是小说内在的叙事动力和人物关系的内核，小说的情节、结构、氛围均以“经济”为核心，呈现出鲜明的资本与情义碰撞缠绕的经济叙事特征。

关键词：鲁敏；《此时此刻》；经济叙事；人间情义

一、何为“此时此刻”

一部长篇小说，之所以会被作家命名为“此时此刻”，肯定与作品所集中聚焦的，乃至连同各位读者在内全都置身于其中的当下时代紧密相关。无论如何，只有一部在时间层面上聚焦书写当下时代的作品，也才可以被称作“此时此刻”。我们注意到，在带有序幕性质的“引子部分”，叙述者曾经特别强调，在女主人公艾胜春四十多年的生命历程中，有那么两个“那天”非常重要：一是出事那天，二是她巴望着的事了那天。第一个“那天”是艾胜春的蒙难日，“从那天起，她失去了她的面孔，她的名誉，她的前半生”^①。从“那天”开始，艾胜春所经历的，就是“无数个委地成泥的喑哑长夜”^②。她现在就靠第二个“那天”撑着自己，那天将会冰开水流，高楼重起，万物新生。但一向以关汉卿戏文中“铜

豌豆”自诩的她，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有第二个‘那天’”^③。也因此，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说，鲁敏《此时此刻》所集中讲述的，就是从第一个“那天”到第二个“那天”之间发生的故事。

问题在于，艾胜春口口声声的两个“那天”又分别是哪一天呢？先来看第一个“那天”，当时是2021年10月14日。我们来看事发前的一段描述：“每回分账，好几个人都会借机再次表达庆幸与感激——看看，整个世界都被新冠这条巨蟒咬住，太狠了，都一年多了还没个头，环球同此凉热，万国百业瑟缩，鑫海丰能如此坚挺有信，如此恩惠不断，多么安慰人。”^④全球新冠疫情发生于2020年年初，“一年多了”，自然也

①②③④ 鲁敏：《此时此刻》，第2、5、5、98页，广州：花城出版社；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6。以下引文皆据此版，不再具注。

就应该是 2021 年的时候。到了这一年的 10 月 14 日,原本一直运行正常可以准时到账的鑫海丰结息突然出现问题,“10 月 14 日早上八点半,来了一张文质彬彬的通告,空而无当的几句,意思却是明白:周转困难,兑还无期”^①。一声预料之外的巨雷,就此而彻底爆响。从那个时候起,艾胜春就陷入了某种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对此,叙述者给出一种真切的描述:“艾胜春当时正在上班路上,只感到脑袋轰隆震荡,眼珠都迸了出去,身上皮肉片片掉落,柏油路全都歪斜开裂了。”^②现实生活中,眼珠不可能迸出,身上的皮肉也不可能掉落,硬邦邦的柏油路更不可能歪斜开裂。借助于如此一种方式,鲁敏生动状写出的,其实是艾胜春遭受巨雷震荡后的一种主观幻觉,非如此不足以写出这一巨雷的爆炸力之非同寻常。倘若我们把“那天”视作艾胜春人生劫难的开端,那就意味着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这一劫难会缠绕不去。这段时间里,艾胜春在被迫承受强烈精神煎熬的同时必须面对另外一个重要命题,就是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让自己跌倒后重新爬起或者说挺立起来。换言之,也就是迎接第二个“那天”的到来。

但请注意,这里的所谓第二个“那天”,当有两种不同的意涵:一是引子里所谓“事了”之时。此处的“事了”,意即鑫海丰的大洞填平,本息兑完。但在我的理解中,与第一种意涵相比,更重要的恐怕还是第二种意涵。具体来说,此处的第二种意涵,就是曾经一度因为第一个“那天”而陷入精神极度颓丧状态的艾胜春,怎么样凭借自身坚强的生存意志跌倒后又重新挺立起来,以极其勇敢的精神姿态面对势在必然的人生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晓泾工作室的成立,就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必须注意到,文本中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叙述:“艾胜春又记起晓泾开张那天的场景,那是从未愈合一直开放着的创口,总血淋淋地裸在她心里……鑫海丰四年了,晓泾二年了,她到底要怎么才能抵达他们?”^③这里的关键,就是艾胜春自己独有纪年方式的创设。如果说鑫海丰爆雷的 2021 年被看作是鑫海丰元年,那么,与鑫海丰四年相对应的公元纪年毫无疑问就应该是 2024 年。同样的道理,倘若 2024 年被看作是晓泾二年,那

么,晓泾元年也就只能是新冠疫情刚刚结束后的 2023 年。

我之所以要对小说的故事时间做以上详细考证,根本意图就是要强调说明鲁敏的《此时此刻》到底是何种层面上的“此时此刻”。以一部长篇小说的方式集中聚焦表现近四五年间的故事(虽然说小说内部的故事时间绝不仅仅只是近这四五年,虽然说叙述者对艾胜春、苗白香、徐展图等若干主要人物的生命前史也都展开过相应的追溯性描写,但相比较而言,真正占据了文本中心地位的,却毫无疑问是这近四五年间的故事),鲁敏的小说当然也就是名副其实的“此时此刻”。

一个作家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理解和表现如此迫近的“此时此刻”,自然也就对鲁敏构成了一种巨大的思想艺术挑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引子”开头那段象征性描写段落:“要下暴雨了。艾胜春直挺挺绷在窗前。窗沿处有一小团蚂蚁,正彼此扶持着齐心运载小半只死虫,狂风吹过,残虫掉落,蚁群登时散乱,仓皇地往裂缝处爬行。”^④从一种象征的层面上说,这里被一阵狂风吹得四零八落的“一小团蚂蚁”,或可以看作是对小说中包括女主人公艾胜春在内的一众陷入人生困境难以自拔的普通人苦难命运的隐喻性书写。在深不可测的吊诡命运面前,人们将如何在风暴后寻找他们的生路?

二、何以“经济领域”

讨论过“此时此刻”的具体时间范围,接下来进入我们分析视野的,就是作家鲁敏在这部长篇小说中所聚焦关注的到底是当下时代哪个生活领域的问题。但在具体展开相关问题之前,必须澄清的一点,却是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判断当下时代的根本性质。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政治长期居于社会各种事物的核心位置乃是不争事实,但在政治统领性存在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自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这一事物在国人日常生活中的

①②③④ 鲁敏:《此时此刻》,第 100、100、235、2 页。

重要性便日益得到强有力的凸显。那次的一个会议的重要成果,就是从根本上正式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策略。以这次重要会议为标志,经济这一曾经被忽视乃至污名化的事物(诸如很长一段时期内盛行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说法,可看作是经济遭受严重排斥的突出表征)遂开始浮出历史地表。随接就是在1992年年初,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其核心内容,就是针对计划经济思想的沉渣泛起,不仅重申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也正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前提下,同年十月党的十四大才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从那个特定的时刻开始,市场经济便名正言顺地进入并渗透到了国民的日常生活之中。由以上分析可见,从官方角度来说,在政治统领性存在始终如一的背景下,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始,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来,经济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倘若说1978年之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典型不过的政治型社会,那么此后的中国社会就可以看作是一个政治—经济型社会。

官方的顶层设计之外,同样值得注意的,还有社会文化层面上的观念转换,这一层面上,最不容忽视的,就是传统农耕文明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的必然冲突以及势不可挡的发展转型。我们都知道,中国社会曾经长期处于农耕文明的超稳定状态之中,即使到了21世纪的今天,也很难说就已经彻底摆脱了这一传统文明形态的规约与桎梏。在传统农耕文明观念中,无论是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序,抑或所谓的“无商不奸”,都充分证明了商业与商人被严重歧视。农耕文明的发达所导致的,必然是乡村世界秩序的恒定与凝固。以互通有无的彼此交换为前提的商业文明所导致的,不仅首先是市场的形成,而且进一步也还会是建立在市场基础之上的现代城市文明。虽然不能简单地评判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优劣短长,但从人类历史现实的发展演进状况来看,农耕文明更多地与既往和历史,商业文明更多地与当下和未来联系在一起,也的确是难以否认的客观事实。从中国社会的

整体发展态势来说,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种建立在现代商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城市化为突出表征的现代化进程所呈现出的,是同样波澜壮阔的势不可挡。必须注意的是,我们这里所谈论的商业文明,虽然与经济是两个不同的语词,但商业之作为经济活动的核心内容,却也同样不容置疑。

以上,无论是依照官方的顶层设计,还是着眼于社会文化层面的实际情形,在某种程度上,将经济指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根本性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判断所具有的合理性内涵一样不容否认。

三、如何“经济叙事”

倘若我们可以认定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特质,那么一个令人遗憾的情况就是,与如此一种经济特质的社会状况相比较,文学领域能够及时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状况并且以艺术的方式加以关注表现的作家作品却少得可怜,二者之间极不匹配。如果说在题材层面上的确存在着一种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关注对象的叙事作品,但放眼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创作,能够真正称得上是经济叙事的作品,真的是格外稀罕。即使有,也是类似于《白银谷》《乔家大院》这样回望既往岁月的小说作品。虽然不能说这些历史题材方面的经济叙事就不具备现代性的意义价值,但相比较来说,我们更希望看到的,肯定还是那些能够密切关注当下时代现实生活中经济活动的小说作品。

正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也才能够更为准确地理解判断鲁敏近期两个长篇小说的独特价值。一部是2022年由译林出版社推出的集中聚焦民营企业家有总(也即穆有衡)艰难创业历程与复杂精神世界的长篇小说《金色河流》,另一部,就是我们这里将要集中展开分析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在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里,先后创作出《金色河流》与《此时此刻》的鲁敏,依凭着这两部长篇小说,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当下时代小说创作中经济叙事方面的一位代表性作家。很大程度上,鲁敏在经济叙事方面所作出的积极努力,甚至还可以让我们

情不自禁地联想到现代文学史上茅盾那部经济叙事方面重要的扛鼎之作《子夜》。

与此前那部集中聚焦财富创造的《金色河流》有所不同,同样是经济叙事,到了《此时此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女主人公艾胜春的第一身份却是一位资本市场的投资者,说穿了,就是怎样通过投资行为让钱生出更多的钱来。出生于一个普通农家的艾胜春,之所以会成为一个与金钱关系密切的“经济动物”,与她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两个事件脱不开干系。其一,是她九岁的那一年,为了保证弟弟艾大明的求学权利,刚刚上小学三年级但成绩优秀的艾胜春,差点儿面临被迫辍学的命运;其二,是已经从县师毕业的她,因为彩礼之争,“却仍是倚门而立,再次等待金钱的讯息及其主宰”^①。父辈们的激烈争执,让艾胜春倍觉痛苦不堪:“她忍受不了的,是这被拉扯被掂量被标价售卖般的滋味,太屈辱,也太可笑了。”^②她与初恋男友情投意合的一段姻缘,到最后就因为金钱的作祟而宣告终结。经此一役,艾胜春更加认识到了金钱在人生关键时刻的决定性作用,“不认命,她打算认钱,赤裸裸地相认,血淋淋地相认,泪水长流地相认”^③,并自认为,“搞钱就是搞钱,自己骨子里就是这么彻底的庸俗吧”^④。这里需要辨析的一点是,在承认对金钱的热爱或许就是艾胜春作为市民天性的同时,绝不能简单地把这种热爱与所谓的“庸俗”画等号。如此一种把“搞钱”理解为“庸俗”的理念,本就是农耕文明对金钱严重污名化的结果。就此而言,鲁敏的《此时此刻》其实又可以看作是一部为金钱正名的作品。

与艾胜春形成对照的是她的铁杆闺蜜郝莉,后者出生于一个商二代或商三代之家,在郝莉那里,“实体生意是瞧不上的,一开口就是做平台,做风投,做融合”^⑤。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表达,就是“郝莉身上有一种时代气象与未来趋势”^⑥。又或者,郝莉其人与经济时代二者彼此依赖成就,可以互为注脚。与郝莉结识后,艾胜春很快就发现了她们俩之间存在诸多共同点:“都还是单身,自认为是理性主义者,瞧不上要死要活的爱情分子。都是急性子,讨厌拖延症与懒骨头。”^⑦当然,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她们对金钱那种毫不遮掩的热切欲望:“两人的毛细血管里

都奔腾着热烈诚恳的欲望,搞钱,并对此毫不掩饰。”^⑧自打她们俩联手结盟后,艾胜春的生活就更是变成了以经济为中心的一种模式:“阳光私募,股权投资,信托计划,资产托管, P2P……还有集资。嘿,尤其是集资,简直天上地下民间官家,无所不达。”^⑨而与长期以来在资本市场上的节节胜利所建立的强大自信心有关,等到“鑫海丰尊享 3 号”粉墨登场的时候,11 个点的诱惑力,一直跟着郝莉的艾胜春当然无法抵挡。由于那个时候的艾胜春正与徐展图打得火热,她便就此专门征求他的意见,在不仅得到了徐展图的大力鼓励,而且他自己也率先慨然拿出五十万元的情况下,原本还有所犹豫的艾胜春便下定了最后的决心……这一切最终都指向了前文所说的第一个“那天”,“1014”日,将原本胜券在握的艾胜春置于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遭此迎头痛击的情况下,艾胜春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早已在一起“朝云暮雨”长达十一年之久的徐展图。没想到的是,她不仅没有在徐展图那里获得相应的安慰,两人反而在发生激烈冲突后宣布分手,还有更多的人间关系就此崩塌。

这里要提到文本中一处重要细节,早在艾胜春带着她的那些朋友们一起投资鑫海丰这一项目的时候,就已经做出过相应的承诺与保证:“本人已认真阅读、清楚认识并认可关于募集账户的上述内容,并愿意自行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风险和损失。都有签字画押,这就是免责。”^⑩这也就意味着,从法理的层面上说,既然在正常的情况下,投资者可以享受高达 11 个点的回报率,那当意外情况发生之后,他们也理应自行承担由此而带来的一切风险与损失。从法律的理性角度来说,艾胜春那些已经在合同上签字画押过的朋友,应该自己承担投资失败的结果,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基本思维和认知方式依然停留在农耕文明时代的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因为契约意识的缺位或投资经验的短缺而未能确立理性的认知观念。当鑫海丰爆雷风暴袭来的时候,他们一种本能的非理性选择,就是把一切责任全都一股脑地推卸到了原本只是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鲁敏:《此时此刻》,第 23、25、25、26、14、14、15、15、16、152 页。

从善意出发带他们投资并获益的艾胜春身上：“艾胜春有思想准备，肯定的，所有经她手买下鑫海丰的，肯定会气恨她，只没料到，其程度之激烈——与徐展图分手，都算是最文静最和平的了，接下来才是浇头而来的狂风暴雨。”^①书店的小列托把血淋淋的大字报贴到了她的家门口；“小天使”资金曹爸爸那位已经离异五年的前妻竟然不管不顾地打上门来撕打；久月是利用网络视频的优势直接把这事放到网上；口口声声把她喊作“甲甲”（也即姐姐）的周震，是在下半夜突然给她打语音过来，不仅“话不成调”，而且还“讲着讲着就哭了”；^②至于身为停车场保安的钢钉树，则是凭借职业的便利，去毁坏艾胜春那辆座驾……

全书的关键矛盾由此涌现，就是理性的现代资本市场规则与传统农耕文明社会朋友之间的情义关系发生了尖锐激烈的碰撞与冲突。无论当时是否有明确意识，在艾胜春这里，当她一开始选择将哪些朋友带入鑫海丰的时候，所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朋友间的情义。正因为那些朋友和自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亲密关系，当艾胜春自以为碰上了鑫海丰这样能够赚取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的时候，她也才会选择带他们去购买这个项目。且不要说是艾胜春的这些朋友，即使是她自己，虽然在理性的层面上已经足够清醒地认识到，在契约关系的前提下，这些被她带入的朋友都应该各自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反过来却也仍然会对他们产生一种莫名的负疚感。借用叙述者的话语来表达，就是“她什么都没了，失去的钱，失去的友情，失去的爱，像三个沉重的流星锤，在她的脑子、双手和心里轮番进攻，直砸得血肉横飞腥味四散”^③。

经济决定、经济行为、经济起伏、经济结果，在整个小说的叙事行进中，经济不再是背景，而是内在的根本动力，是人物关系内核，是起承转合的结构，是小说的整体氛围，也是主人公的人格特征，包括小说人物终章的离散聚合，依然是经济力量的推动与运转之中。

四、怎样“人间情义”

现在来看看经济叙事推动下的人物关系与

人间情义。虽然说苗百香与艾胜春的结识，还要等到第十章也即总体故事情节过半的那个时候，但早在第一个“那天”的时候，就借徐展图之口而巧妙提及苗百香这条线索，正看出鲁敏布局构思上一种堪称精妙的草蛇灰线。

“资本的特质就是流动性乃至动荡性。它如水，由高下低，润泽或淹荡四野。也是火，起于星星点点，却能带起片片层层，并燎至四野全局。徐展图灵活地引申地提到前一阵刚走水的金环大市场。”^④这里，徐展图一方面在以貌似专家的方式谈论着资本的特点，另一方面，却也顺便提及刚刚失火的金环大市场。而金环大市场那场大火的结果之一，就是小说二号人物苗百香的再一次失业。

从艺术结构的角度来说，整部《此时此刻》一共由互有交叉的三条线索结构而成：最主要的一条，当然就是艾胜春和她那些朋友们故事；次要的一条，是苗百香以及与她紧密相关的那个市井社会；还有一条，就是徐展图和溪溪他们父女俩的故事。三条主次不同的线索彼此缠绕，共同构成了《此时此刻》中活色生香的艺术图景。

在生命的关键时刻，虽然艾胜春也一度非常短暂地闪现过自我了结的极端念头，但最后的情形却是，“带着恐惧和厌恶地，她哼了一声，命令自己站起来”^⑤，然后，她就这样，“四十九岁的艾胜春，在自我唾弃与自我怜悯的麻木中，深一脚浅一脚，不知所措地慢慢地走，稍微加快地走，继而试着跑几步”^⑥。只有在事后回顾起来，我们也才能确认，在鑫海丰不幸爆雷，艾胜春简直就是粉身碎骨与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她那不仅命令自己“站起来”，而且还要坚持跑起来的行为，就完全可以看作是极端逆境下的一种自救。

但在这个自救行为的同时，还有两股力量在发生作用。

一是被她戏称为“徐无用”的徐展图，竟然会主动约请她见面，并因为女儿溪溪的被“优化”而恳请自身都深陷泥淖中的“女宋江”艾胜春施予援手。面对徐展图那种束手无策的颓

①②③④⑤⑥ 鲁敏：《此时此刻》，第114、157、162、102、162、163页。

败模样,“女宋江”内心里总是乐于助人的那种本能便被激发出来,承揽下了这一肯定会特别棘手的请求。而徐展图对艾胜春的这次求助,还真是有那么一点歪打正着的吊诡意味。虽然艾胜春为溪溪作出的各种努力可以说是四处碰壁,但却也正是这一看似无果的努力过程,在无意之间起到了将她从“自囚”状态中惊醒的作用:“溪溪工作的事,像是歪打过来的一记耳光,不疼,却把她打醒了。跑步,自苦,背负荆条,哪怕脸上刺字,把自己流放到西伯利亚,又怎么样,于己于人,皆是无用,毫无意义。”^①当然,一方面,她替溪溪谋职但却屡屡铩羽而归,另一方面,也还是流淌在她血液里的金钱本能在发挥作用,艾胜春最终决定,还是不能不搞钱,得实打实地做事情,这就有了后来被溪溪命名为“晓泾”的文化工作室。

正如你可以预见的,成立于鑫三年也即2023年4月的晓泾工作室,在初始成立的时候,简直就是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甚至已经到了溪溪主动选择退出的地步。就在艾胜春因为晓泾工作室而苦苦挣扎的过程中,又来了另一股力量,也即终于汇合至此的苗百香。

且让我们来看鲁敏在文本中借助于艾胜春的视野而展开的相关描写。苗百香虽然是一个人,却“像是有一群人移动进来……女人圆脸上厚厚一团笑,大包小包肩背手提……女人左右瞅瞅,马上脱下外套,卷起袖子”^②“百香正冲她龇出牙花笑,像个大发面馒头,热乎乎地直冒土气”^③。没想到的是,正是这样一位“既愚且忠”的市井女性,凭借她自身如同地母一般的憨厚与朴实,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无意间扮演了艾胜春疗愈或启蒙者的重要角色。书里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就是她们俩之间关于多米诺骨牌的那个动作与讨论。眼看着艾胜春推倒了最前头的那本书,其他书一本接一本跟着倒,苗百香一边嘴里絮叨着“咱们这一堆儿可不能倒。艾师傅你不许倒,我家东子不许倒,茹云老师,斜眼厨子,宁阿姨,小叔公,周大师,扬州缝补都不许倒……”,一边以迅疾的动作“一把摁住那本绿黄封皮的书,随后的十来本,也都站着,一本没倒”。^④虽然当时艾胜春很是对苗百香的言论与举动有一点不以为然,但也只有到鑫

四年或晓泾二年也即2024年的年底,等到艾胜春把晓泾工作室37万的年收入按照相应的比例全都打到各个下家账上的那个特定时刻,她才百感交集地意识到多米诺骨牌那处细节的重要性:“艾胜春拉着不安的百香,让她坐下,郑重地先谢了百香,她那天以手扶书止住‘多米诺骨牌’的幼稚动作,算是一个无意中的激发,然后是漫长的发酵,直到刚才写下370000,才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决定和行动。”^⑤但在充分肯定苗百香其所具有的疗愈功能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艾胜春将37万年收入打到各个下家账户上的行径,却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人物的一种自我救赎:“别以为我这是舍己为人,做好人好事,最主要的,是出于我的自主意识,或者说主体意识,你懂吧……讲人话,我是为我自己,为我还是我艾胜春。再说白了,就是想回到我原来的生活和朋友里,想快活地平常地,跟他们吃吃喝喝玩玩。”^⑥归根到底一句话,拥有“铜豌豆”性格的艾胜春,是要在自我丧失后凭借如此一种方式来重建自我,重新确立自身的主体意识。

顺便谈一下苗百香这一女性形象。

倘若说艾胜春的前半生都算顺风顺水,简单回溯苗百香的履历,真是不管怎么说都称得上是悲惨:好不容易从旅游职中毕业后,先是被留用在一家号称三星半的酒店,没想到的是,仅仅干了三个月,就因为不小心摔坏了客人的一只外国名表而被辞退。只有在过了很久之后,我们方才从她和艾胜春的一次交流过程中了解到事情的真相。“没人知道还有块劳力士,还有许多残酒,还有。”^⑦这里最后一个独立成句的“还有”,虽然肯定不符合语法规则,但用在这里却明显取得了一种特别的表达效果。只有在了解到苗百香这段隐秘经历后,我们也才能深度理解这一人物形象刚刚出场不久时作家关于她一度胡吃海喝的描写:“好一阵子,百香不愿在老街上露面,白天躺在家里昏睡,夜里却爬起来翻吃的。冷的热的不论,腮帮子塞得方方的,伸脖子干咽。一个月长出十来斤,且从此胃口奇大,再没瘦下去。”^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说,苗百香此处的饕餮大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鲁敏:《此时此刻》,第179、272、273、280、300、302、365、76页。

吃,与她从此后变身为胃口巨大的“大胃王”,其实都是身为初涉人世少女的她,那次在酒店被严重侮辱和损害后的症候式表现。

要理解苗百香,要注意如下两个维度。其一是她被街坊邻居戏称为“末代姐”。所谓“末代姐”的意思,就是在她被那家三星半酒店辞工后,虽然从事过不少行业,但最终却全都因为该行业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断陷入失业的状态之中,从末代寻呼小姐到末代报刊亭,再到大市场失火(请注意,这几次起伏,都暗藏着她与艾胜春未曾谋面前的几次命运交集),虽然斜眼厨子曾经真诚地自我检讨“末代寻呼,末代卖报,末代批发,三字到头,百香娃儿,你后头肯定就好了”^①,但事与愿违的是,等到百香成为网上淘宝店的客服后没几年时间,由于智能客服的登场,苗百香竟然第四次陷入了失业的悲惨境地。面对着艾胜春邀请她加盟晓泾工作室的请求,苗百香表示了坚决的拒绝态度,但我们却还是无法确定,在未来的时日里,这位年岁渐长的“末代姐”是否还会有“末代”的遭遇。即使仅就她先后四次的“末代”遭遇,我们在由此而充分体认普通百姓生存之艰难与酸辛的同时,更琢磨到一种荒诞宿命意味般的存在。

其二则是苗百香与东子那种一厢情愿式的情感纠葛。百香有点老派的恋爱肚肠,因东子主动出言替“末代姐”鸣不平,苗百香深为感动:“好像头一次打开了自己这本书,并把前头的二十八年,一页页摊开来讲给东子听,结巴着颠倒着,不时被唾液和抱歉的笑呛住。”^②仅只是“呛住”这一动词,就已经绘声绘色地活画出了苗百香当时那样一种急切倾诉的状貌。问题在于,这个被苗百香视为白马王子的东子却是极不靠谱,在就业路途上屡屡受挫接连失败之后,一直凭借出众的口才不断地给苗百香制造虚幻的未来美好图景。诸如“你先委屈着,将来肯定要置买上我们自己的大房,河西城南还是东郊,你没事先想想”^③“香,将来我们的家呀,得搞两个步入式衣帽间,男主人女主人分开来”^④“先置下房,过几年再攒部车,我们一家三口出去,住大酒店,叫上好吃的,像电影里那样,沙滩上躺着,脸上架个太阳镜”^⑤,不一而足。然而,就在他如此这般不断夸夸其谈的同时,与其豪言

壮语形成巨大反讽的一点是,等到他们的儿子雷声远十三岁的那一年,东子竟然裹挟着家里的绝大部分财产以不辞而别的方式不知所踪。虽然说在周边人群的理解中,“东子这事,大家都觉得早有迹象,几乎能算是理所当然”^⑥,但身为当事人的苗百香自己,却硬是坚决不相信公众的判断,她固执地为东子正名:“东子没有负她,他没看错人,他会回来,他们的好日子在后头。”^⑦即便到最后,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苗百香也仍然执迷不悟。我们不难体会到,苗百香不是意识不到东子极大可能的“永别”结果,而是在潜意识深处并不愿意承认并接受。又或者,东子在外的平安以及他的终将归来,已经成为支撑苗百香继续生活下去的内在精神支撑。

而在小说的叙事逻辑里,也正是因为东子的不知所踪,才会让原本八竿子打不着的市井平民苗百香,先后与徐展图、艾胜春发生交集,三条线拧成了同一股绳。他们互相发生着深层的物质的或精神的影响。苗百香本想从徐展图和艾胜春那里获得一种来自上位者的精神安慰与物质机会,最终却是“既愚且忠”的苗百香成为“铜豌豆”艾胜春在精神低谷阶段的疗愈者与慰藉者。

由此也可以延及小说中的其他人间关系。虽然鲁敏《此时此刻》所集中加粗描画的是艾胜春、苗百香与徐展图三条线,但随着核心事件所进一步牵引出的,则是当下时代普通民众各种各样的生存图景。比如,那位“一周七天都排得满满”^⑧同时给三四家串着做家政服务的宁阿姨;比如,比《麦琪的礼物》更为幻灭的舞蹈老师茹云;再比如药房小贡的悲剧;当然,还有最为悲剧的艾胜春自考时的那一对老同学夫妻……他们共同构成了《此时此刻》里阶层互动互助与人间恩怨的流淌。此议题不是本文重点,不作展开。

结 语

要之,要想充分衡量评价鲁敏在《此时此刻》中聚焦书写的现代资本与古老情义碰撞缠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鲁敏:《此时此刻》,第135、83、92、131、134、200-201、203、62页。

绕的经济叙事所具有的重要思想艺术价值,就不能不将其最起码置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框架内作一定程度的比较分析。

回顾已经差不多拥有了八十年历史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以1976年的“文革”结束或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分水岭,将其笼统地切割为前三十年与后五十年这样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倘若说前一个三十年是一个政治统领的时代,那么后一个五十年,就是政治与经济并驾齐驱或者说二者虽然不能并驾齐驱但经济力量无论如何都已经不能被轻易忽视的时代。或者是与阶级论斗争思维的意识形态影响紧密相关,在约定俗成的“十七年”和“文革”文学中,虽然不同的作品都会聚焦于各自不同的具体矛盾冲突,但从总体上来说,潜隐于这些具体矛盾冲突之后的,却是阶级论斗争思维主导下的社会政治与立足于血缘亲情前提下的人间情义的总体性矛盾冲突。所谓的“大义灭亲”,所谓的“狠斗私字一闪念”,所谓的“阶级感情重于泰山”,诸如此类我们在前三十年早已司空见惯的艺术思维逻辑,完全可以被理解概括到社会政治与人间情义矛盾冲突的总主题之下。

关键的问题是,到了后来,即使已经进入了“文革”后的新时期阶段,我们的很多作家作品的艺术思维却依然“换汤不换药”地停留在此前的那个历史阶段,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既往的思想艺术窠臼。用一种形象的话语来表达,就是他们的身体虽然已经进入了经济时代,但

基本的思维方式却依然停留在那个阶级论斗争思维统领一切的时代之中。在这样一个基本前提下,鲁敏这部集中聚焦书写资本与情义碰撞缠绕的经济叙事作品的重要意义和价值,自然也就浮出了水面。前者是政治与情义的矛盾冲突,后者则是经济或资本与情义的矛盾冲突。单只是这一点,就足以清醒地告诉我们,鲁敏到底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实现了自我的时代的小说创作超越。无论如何,当我们认识到鲁敏是在以她这部为金钱或资本正名的长篇小说《此时此刻》在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茅盾的《子夜》,向19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思潮中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左拉的《金钱》遥遥致敬的时候,自然也就应该对她这部重要作品毫无保留地给出充分的肯定性理解与评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茅盾文学奖与‘国家文学’构建”(23BZW14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发表学术论文五百余万字,出版个人专著及批评文集《话语、历史与意识形态》《思想在人生边上》《新世纪长篇小说研究》等。